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六十二

列傳四十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陳諸臣傳

轅濤塗　轅選　轅僑　轅頗　轅買　轅咺宗豎附

轅濤塗字宣仲為大夫事宣公宣公三十七年僖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及楚盟于召陵師退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

東方觀兵于東夷鄭莒徐夷也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扉屨其可也齊說與之虎牢執濤塗而伐陳冬復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濤塗濤塗怨鄭申侯之反已于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于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宣公甍事穆公穆公甍事共

公共公元年（僖二十九年）濤塗會周王子虎諸侯之大夫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濤塗之後轅選亦事共公共公七年（文二年）選會晉宋鄭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濤塗四世孫曰轅僑僑事成公成公二十九年（襄三年）晉會諸侯同盟于雞澤公患楚侵欲于我使僑如會求成秋僑及諸侯之大夫盟閔公時有轅頗轅買頗為司徒頗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頗出奔鄭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腵脯焉頗喜曰何給

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閔公二十一年（哀十四年）轅買出奔楚有宗豎者亦陳人也出奔楚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故買出奔楚（左傳）

論曰濤塗徇小利說諸侯致令身執國討罪也迺申侯賣友旋復及之悖入悖出天之道乎

陳鍼子　鍼宜咎

陳鍼子者陳大夫也事桓公桓公三十年（隱八年）鄭公子忽來逆婦嬀夏四月以嬀氏歸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

（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云）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鍼子八世孫曰鍼宜咎黨慶虎慶寅哀公二十年（襄二十四年）國人討慶氏之黨宜咎出奔楚為楚箴尹（左傳）

賈獲　袁克

賈獲者為大夫事哀公哀公二十一年（襄二十五年）鄭伐我入之公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名不載）曰載余司馬桓子曰將巡城遇獲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

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公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公免免音問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使其男女別其纍以待于朝鄭師乃還袁克者嬖人之貴者也亦事哀公哀公三十五年昭八年公縊死而楚滅我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克請寘馬玉不用既又請私私于幄加絰于顙而逃

芊尹蓋

芊尹蓋者為大夫事閔公閔公二十二年哀十五年楚伐吳

公使公孫貞子（名未載）及蓋弔焉及良（吳地）而貞子卒蓋將以尸入（聘禮賔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廪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敢辭上介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禄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絶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于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

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茍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内之左傳

論曰禮者經文緯武之具也鍼子賈獲芊尹蓋執守大經雖變弗渝可謂知禮矣衰克綢繆故君義不事楚國亡無貳其亦事君盡禮者與

洩冶

洩冶者為大夫事靈公靈公與公孫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衵服近身衣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左傳

穀梁泄冶入諫曰使國人聞之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于泄冶而殺之新書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徙

逢滑　太宰嚭

逢滑者陳大夫嚭陳太宰也吳之入楚也懷公新立吳使召公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國人從田無田從黨不知所與故從新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無田者隨黨而立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

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公從之左傳

懷公薨閔公即位閔公八年哀元年吳夫差克越乃修舊怨秋八月侵我斬祀殺厲師還出竟太宰嚭使于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

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禮記

論曰洩冶直諫淫亂之朝以殺身左氏引孔子之言以斷之曰詩云民之多辟毋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嗟乎此非聖人之言也信然則龍逢比干申徒狄之無貴于前聞矣宣淫專殺者子之諫而死之是誅春秋顧若是戾乎陳自哀公叛晉以隸楚者勢使然也及改合于吳則一二傳而國亡水不生魚而魚賴水以生勢之謂也

然則逢滑之議其爲碩畫乎抑之詩曰遠猷辰告嗚乎猷之不遠臧且敗也

慶虎慶寅 附慶樂

慶虎慶寅者並執政大夫也事哀公哀公三年襄七年楚圍我晉會諸侯于鄬以救我國人患楚虎與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黄哀公弟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公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黄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公逃歸十六年襄二十年蔡公子燮欲以蔡之

晉蔡人殺之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楚曰黃與蔡司馬（即公子燮）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十九年（襄二十三年）公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名之使慶樂（慶氏族）往殺之慶氏以陳叛楚屈建從公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築板墜地慶氏殺之役人遂反也）遂殺虎寅（左傳）

陳諸公子傳　大子免　大子御寇（公子完　顓孫附）

大子偃師（公子留　公子勝附）

大子免桓公大子也桓公三十八年（桓五年）公疾病弟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大子御寇者宣公大子也宣公二十一年（莊二十一年）國人殺大子御寇公子完與顓孫奔齊（完顓孫並御寇黨）齊使完為工正完字敬仲厲公之子也見齊傳大子偃師者哀公大子也哀公元妃鄭姬生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招過並哀公弟）哀公有廢疾三十五年（昭八年）公子招公子過殺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公遂縊使大夫干徵

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干徵師而殺之公子留奔鄭（左傳）

偃師謚曰悼公子招公子過見亂臣傳

陳亂臣傳　公子佗

公子佗字五父文公之子也事桓公桓公二十七年（隱五年）鄭請成于我公不許佗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公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明年鄭侵我大獲二十九年（隱七年）我及鄭平佗如鄭涖盟冬十二月

及鄭伯盟歃如忘鄭洩駕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三十八年桓五年公疾病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厲公元年桓六年蔡人殺佗立厲公厲公蔡出也左傳

公孫寧 儀行父

公孫寧儀行父者並為大夫事靈公靈公四年文十七年宋弑昭公公孫寧及諸侯伐宋靈公與公孫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大夫洩冶諫十四年宣九年寧行父殺洩冶十五年宣十年夏徵舒弑靈公寧行父奔楚明年楚入陳殺夏

徵舒納寧行父于陳成公十年成二年公孫寧及魯侯諸侯之大夫盟于蜀公孫寧是為孔寧左傳

公子招　公子過　孔奐附

公子招哀公母弟公子過亦哀公弟也招為哀公司徒哀公二十八年昭元年招會諸侯之大夫于虢三十五年昭八年公有廢疾招過殺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公縊招歸罪于過而殺之冬十月楚滅陳執招放之于越殺孔奐孔奐者陳大夫招之黨也左傳

陳逆臣傳　夏徵舒 夏齧附

夏徵舒字南御叔之子母曰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徵舒祖子夏名少西是為少西氏徵舒為大夫事靈公御叔死夏姬通于靈公及公孫寧儀行父左傳國人賦株林澤陂以譏之詩序

靈公十五年宣十年公與寧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十六年宣十一年楚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

入陳殺徵舒轘諸栗門以夏姬與連尹襄老襄老死其子黑要烝焉後巫臣聘之以奔晉徵舒玄孫曰夏齧壯而頑頓事惠公為大夫惠公十一年昭二十三年吳伐楚州來我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敗之于雞父獲齧左傳

論曰毋過亂門陳之末世亂其甚乎徵舒弑逆楚幾縣陳招過為難遂乃滅之杜預謂孔儀能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補過於戲義利紊而予奪弗君子且然乎

蔡諸臣傳

公子燮　公子履

公子燮莊侯之子公子履其母弟也燮為司馬事景侯景侯二十七年襄八年鄭侵我獲燮夏五月諸侯會于邢邱鄭獻燮于會既而歸之歸蔡事不載初文侯欲事晉不果而卒逮至景侯楚使蔡無常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蔡人殺之履出奔楚左傳

公子朝　公子歸生　朝吳

公子朝者蔡大師也其子公孫歸生歸生字子家又曰聲子為大夫事景侯子朝與楚伍參友故歸生與參之子伍舉亦相善伍舉娶于王子牟景侯四十五年（襄二十六年）子牟亡伍舉奔鄭將遂奔晉歸生將如晉遇之于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歸生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歸生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屈建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

有材晉實用之屈建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

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見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

遂獲申麗而還見成六年八年鄭于是乎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雍子事無考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于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見成十八年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見襄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

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于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于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于奔命見成七年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見宣四年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敗之晉

人從之楚師大敗見成十六年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屈建曰是皆然矣歸生曰今又有甚于此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屈建懼言諸王益其爵禄而復之歸生使椒鳴逆之

說苑遽伯玉爲公子皙說楚王而復之

四十六年（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弭諸侯之兵歸生會諸侯之大夫于宋秋七月盟于宋景侯薨事靈侯靈侯二年（昭元年）歸生會諸侯之大夫于虢尋宋之盟也歸生子曰朝吳楚靈王之滅蔡也使公子棄疾為蔡公楚觀從者在蔡事吳曰令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召公子干公子黑肱入襲蔡徇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觀從曰失賊成軍（謂二子已去蔡公既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吳曰二三子若能

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上謂蔡公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名二子盟于鄧以入楚靈王死平王即位復封蔡處吳于蔡費無極害吳欲去之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于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于難平侯三年昭十五年蔡人逐吳吳出奔鄭左傳

論曰變規事晉而死左氏以為不從民欲未足以服變也民不可與圖始而可與樂成仰息于楚烏在其成也然蔡之事楚自哀至昭幾二百年不馴以漸而欲一旦幡然易之震俗惑衆不難弑君何有于變宜其死也歸生說楚卒復椒舉友道備矣然其言實蘖楚非僅為舉游說也楚卒不悛而使伍員伯嚭攘臂內向我有材而人用之楚之不亡幸爾

世子有　靈侯子

世子有是為隱大子靈侯大子平侯廬之父也靈侯十二年昭十一年楚滅我用世子有于岡山左傳平侯即位謚曰隱故曰隱大子

公子元　公子乾昭侯子

公子元公子乾並昭侯之子也昭侯如楚三年止之及歸遂如晉以元為質而請伐楚晉辭復以乾為質于吳及吳伐楚敗楚于栢舉遂入郢左傳

公子駟　公孫獵

公子駟公孫獵並蔡大夫昭侯二十五年（哀元年）蔡偏楚請遷于吳中悔明年吳使來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昭侯殺駟以說遂遷于州來而放獵于吳獵駟之黨也（左傳）

蔡逆臣傳　公孫翩　公孫辰　公孫姓　公孫霍（文之鍇附）

公孫翩公孫辰公孫姓（音生）公孫霍並蔡大夫事昭侯昭侯二十六年（哀二年）吳既遷蔡于州來二十八年（哀四年）昭侯又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音懲益楚言也）公孫翩逐

而射之入于家人而薨翩以兩矢門之大夫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翩遂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霍辰出奔吳公孫姓或作公孫生生嘗帥師滅沈公孫霍又曰公孫盱

左傳

曹諸臣傳

僖負羈

僖負羈曹大夫也事共公晉公子重耳之來也共公聞

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已而公子入立是為文公共公二十一年（僖二十八年）晉伐我入之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魏犨顛頡爇僖負羈氏文公舍魏犨殺顛頡以徇于師（左傳）

侯孺

侯孺者共公之豎也共公二十一年僖二十八年晉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遂侵曹伐衛衛人出衛侯春三月晉入曹執公既而私許復曹衛衛侯復而公未反冬晉文公有疾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

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文公說遂復公左傳

公子欣時子臧　公孫會附

公子欣時公羊欣作喜字子臧宣公庶子宣公十七年成十三年公薨于師國人傳欣時逆喪成公遂殺大子而自立宣公既葬欣時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欣時乃反而致其邑

公羊曹伯廬卒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

成公二年（成十五年）晉侯討我執成公歸于京師諸侯將見欣時于王而立之欣時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三年（成十六年）國人請成公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欣時反成公歸欣時盡歸其邑與卿而不出

公羊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侍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

其後曰公孫會悼公二年（昭二十年）會自夢出奔宋（左傳）

公孫彊

公孫彊者曹鄙人也好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伯陽即位好田弋彊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于伯陽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于其郊曰黍邱揖邱大城鍾邗遂滅曹執伯

陽及彊以歸殺之左傳

論曰子臧同氣負芻乃順逆性成攘讓異節何殊絶也承天子因諸侯順國人而君曹雖達節可也侯獳知權君子與之若夫共公玩賓負羈不聞有鄭詹之諫貳以私之準諸臣節有未盡乎

莒諸臣傳

苑羊牧之烏存附

苑羊牧之莒大夫也事共公共公八年昭二十二年齊北郭

啟帥師伐我公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許敗齊師于壽餘莒地齊侯伐我公行成遂如齊涖盟國人于是大惡公明年大夫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公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于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奔魯左傳

論曰莒國小又居夷微矣乃籌敵扞難有若牧之誰謂部婁無松柏乎材無不具惟大匠顧耳

莒叛臣傳　牟夷

牟夷莒大夫也事著邱公著邱公五年（昭五年）夏牟夷以牟婁及防茲奔魯（莒三邑）三叛人之一也秋我討魯不設備魯敗我于蚡泉（左傳）

莒亂臣傳　公子鐸　蒲餘侯茲夫　公子意恢

公子鐸公子意恢並莒羣公子蒲餘侯茲夫莒大夫也著邱公十四年（昭十四年）秋公薨子郊公即位郊公惡公子鐸而善于意恢茲夫惡意恢而善于著邱公之弟庚輿

即共公 公子鉏因茲夫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冬十二月茲夫殺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鉏逆庚輿于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 左傳 按杜預注意恢與亂君為黨故書名惡之說非是郊公父死不戚誠有之未見其亂且出子立弟遂君專殺鉏與茲夫為亂耳意恢何罪乎經書意恢名遂坐以惡未為得也

莒逆臣傳 大子僕 展輿 務婁 瞀胡 公子滅明附

大子僕者紀公庶其之子也紀公生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其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

其寶玉奔魯展輿者犁比公之子也犁比公生去疾即著丘公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犁比公三十五年襄三十一年展輿因國人以攻公弑之乃自立而奪羣公子秩明年羣公子召去疾于齊齊納去疾展輿奔吳是年春魯伐我取鄆因我亂彊鄆田于是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大厖常儀靡莒二邑二子皆展輿之黨也左傳

莒列女傳　紀婺婦

紀婺婦莒人也共公殺其夫也為嫠比老託于紀障莒邑紡焉以度而去之以所紡纑度城之高及齊師伐我共公奔紀障齊使孫書伐之師至嫠婦投纑于外或獻諸孫書書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絶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公懼啟西門而出齊師入紀左傳

論曰民猶水水所以載舟亦以覆舟是故民雖弱衆可畏也若紀障者匹婦而可以亡城衆猶未也慎之哉

邾諸臣傳

公子叔術

鮑廣父 梁買子 臧氏母附

公子叔術者邾顔公之弟或曰羣公子也何休注

當顔公時邾女有為魯夫人者生孝公

公羊云邾婁女為魯夫人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

孝公幼注云不知孝公者邾婁外孫邪妾子邪 按

後文天子誅顔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則孝公為魯

武公子邾婁之外孫明甚又疏云叔術犯王命殺魯

大夫其罪少功有餘若然則鮑廣父梁買子為魯大

夫二臣爲魯大夫則孝公之爲魯孝公愈明甚矣

孝公幼顔公淫九公子于宫中因以納賊臧氏之母養公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臣有鮑廣父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于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天子爲之誅顔公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顔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顔者吾爲其妻叔術爲之殺殺顔者而

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為有于顏者也注為顏公夫人時所為顏公生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于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言以彼物來人未足而盱有餘人夏父自謂叔術覺焉知少爭食長必爭國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羊傳見昭三十三年

公孫鉏 徐鉏 邱弱 茅地 羊羅附

公孫鉏徐鉏邱弱茅地並邾大夫事莊公莊公二十二年（昭二十三年）春正月我城翼（翼邾邑）還將自離姑（亦邾邑從離姑則道徑魯武城）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邱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我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我師獲鉏弱地莊公時又有羊羅者鄅（妘姓國禹之後）人藉稻我襲之鄅人將閉門羊羅攝其首焉（斬門者首也）遂入鄅（左傳）

茅夷鴻

茅夷鴻者邾大夫茅成子也（茅采邑成子其謚也）隱公十八年（哀七年）秋魯伐我及范門（邾郭門）猶聞鐘聲（邾不設備也）大夫諫不聽夷鴻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內豈不足夷鴻以茅叛魯師入以公歸因諸負瑕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

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鄫衍鄫盟經不書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明年伐魯魯乃歸公左傳

論曰叔術讓國公羊賢之論者遂以犯王命妻嫂殺魯大夫為罪不足而功有餘何其乖也夫顏公禽獸行天子誅之以立叔術則國安得讓大夫安得殺殺人以濟淫讓國以干命賢者固若是乎茅成子堨蹶亂君亡國

之際而卒復之幾與楚包胥爭烈矣公孫鉏乃亦有謀信乎國無小也

邾叛臣傳　庶其　黑肱

庶其黑肱並邾大夫悼公四年（襄二十一年）庶其以漆閭邱奔魯莊公三十年（昭三十年）黑肱以濫奔魯是為三叛人之二也（左傳）

尚史卷六十二

尚史卷六十三

列傳四十一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吳諸臣傳

屈狐庸

屈狐庸楚巫臣之子也巫臣亡奔晉自晉使于吳寘其子狐庸以為吳行人初事壽夢

吳越春秋壽夢十七年以狐庸為相任以國政說誤

壽夢薨歷事諸樊餘祭餘眛餘眛二年（襄三十一年）使狐庸聘于晉通吳晉之路趙武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即餘祭）天似啟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言諸樊餘祭天命當死）非啟季子也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左傳）

伍員

伍員字子胥楚大傅伍奢之少子也王僚五年（昭二十年）楚殺伍奢員遂亡間大子建之在宋也往從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大子建俱奔鄭鄭人甚善之大子建適晉晉使大子建謀鄭鄭誅大子建員懼與建子勝俱奔吴到昭關昭關欲執之員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

韓非子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

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員急乃渡員員

既渡解其劒曰此劒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劒耶不受員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

吕氏春秋伍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葢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向而唾伍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于荆至江上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丈人渡之絶江問其名

族不肯告解其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丈人不受曰荆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珪禄萬檐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何以子之千金劍為伍員過于吳使人求之不得每食必祝之曰江上丈人吳越春秋越絶書有漁父渡員自沈擊綿女子飯員投瀨之事說既謬悠文亦卑檅姑載吕說以廣異聞員至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史記

呂氏春秋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于王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光曰其貌吾所甚惡也客以聞子胥子胥曰願令王子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光許子胥說之半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光大說子胥以為有吳國者必光也退而耕于野吳越春秋員至吳被髮佯狂行乞于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王僚王僚見之怪其狀偉

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僚曰賢人也越絶書同而作闔廬誤

員言伐楚之利于王僚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于鄙公子光遂因鱄設諸而弑王僚既即位以員為行人

公羊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讐于楚伍子胥復曰

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于是止楚伐蔡蔡請救于吴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于是興師而救蔡穀梁同吴越春秋楚平王卒員謂白公勝曰吾志不悉矣然楚國在吾何憂吴越春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與謀國政子胥曰安君治民從近制遠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乃相土嘗水築大城陸門八

象天八風水門八象地八聰築小城陸門三象天門
地户龍角請干將鑄名劍二曰干將莫邪莫邪干將
之妻也莫邪斷髮翦爪投于爐中金鐵刀濡遂以成
劒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
其陽出其陰而獻之復命國中作鈎有殺其二子以
血釁成二鈎獻于闔廬鈎師向鈎而呼二子之名曰
吴鴻扈稽兩鈎俱飛著父胷越絕書吴王闔廬始得
子胥以為上客曰聖人前知千歲後覩萬世深問其

國世得無衰極子胥曰難哉言乎邦其不長王其圖之臣始入邦伏見衰亡之證當霸吳厄會之際後王復空王曰何以言之子胥曰王食禽肉坐而待死佞謟之臣將至不久吳越為鄰同俗并土兩邦同城相亞門戶憂在于斯必將為咎越有神山難與為鄰願王定之越絕書千里廬虛者闔廬以鑄干將劒

闔廬三年昭三十年王問于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

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于是乎始病九年定四年吳伐楚五戰及郢遂入郢左傳

韓非子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說苑闔廬與荊人戰于柏舉大勝之至

于郢郊五敗荆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人將鍥頭闔廬未之應頭墜于馬前闔廬懼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入于吳

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穀梁傳

淮南子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鞭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新書伍子胥曰父死而不死非父

之子也死而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一明不若
舉天地以成名于是紆身而適闔閭治味以求親闔
閭甚安之說其謀任吳國之政民保命而不失歲時
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尤天下服而
御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出凶言陰必死提
邦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萬郢之門執高兵
傷五臓之實毀十龍之鐘撻平王之墓昭王失國而
奔妻生虜而入吳　按二說亦言鞭墓未嘗鞭尸也

史記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吳越春秋出其尸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足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寃哉　員雖狠愎至是吳越春秋語乖而體卑不足信史遷亦誤

明年秦救楚敗吳師于沂夫槩亡歸自立為王闔廬乃釋楚而歸

吳越春秋漁父者子歌蘆中人還吳兵越絕書畧同說僻陋不足載

十九年（定十四年）吳伐越句踐禦之闔廬傷將指薨子夫差即位

吳越春秋吳王為大子波聘齊女齊女死大子亦病死闔廬謀可立者夫差告伍胥曰欲立大子非我而誰計在君耳有頃謀立大子子胥曰臣聞祀廢于絶後興于有嗣王欲立大子莫大乎波之子夫差闔廬曰夫差愚而不仁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于守節敦于禮義父死子代經有明文乃立夫差為大子史

記子胥之死也仰天嘆曰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于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即其事也然以夫差為太子波之子則為闔廬之孫特異諸說說苑吳王欲從民飲酒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豫且何罪夫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

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

夫差二年（哀元年）伐越敗之于夫椒遂入越句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夫差將許之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若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惎毒也能戒備其毒害也）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

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少康臣使季杼誘豷季杼少康子豷澆弟也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已止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國語越使求成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彊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于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盛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于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獘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王不聽許之成越絕書句踐與吳戰于浙江

之上石買為將斬殺無罪士衆恐懼子胥變為奇謀或北或南夜舉火擊鼓晝陳詐兵越師潰墜還報其王王殺石買謝其師號聲聞吳吳王恐懼子胥私喜曰越軍敗矣胥聞之狐之將殺嚼脣吸齒今越敗矣君王安意越易兼也使人入問之越請降子胥不聽越棲于會稽之山吳退而圍之越日行成于吳吳引兵而去句踐將降待詔入吳其入辭曰亡臣孤句踐故將士衆入為臣虜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吳王許之

子胥大怒目若夜光聲若哮虎曰越未戰而服天以
賜吳其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剬之吳王不聽越絕書
吳王夢井羸溢子胥曰井者人所飲溢者食有餘越
南火吳北水水制火王何疑乎越絕書吳伐越道逢
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墬匹馬啼皋
十二年哀十一年吳將伐齊句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
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員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
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濟其

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兹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

國語吳王既許越成將伐齊申胥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

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吴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吴于其心也戚然服士以司吾閒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吴土王盍亦鑑于人無鑑于水國語今王既變鯀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于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荐饑今王將狠天而伐齊夫吴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王其無

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吳越春秋子胥諫王王怒暮歸舉衣出宫羣臣曰天無霖雨宫中無泥露相君舉衣行高何為子胥曰吾以越諫王王心迷不聽宫中生草棘霧露沾我衣羣臣聞之莫不悲傷　今本無吕氏春秋越大饑請食于吳吳王將與之子胥進曰不可與也夫吳之于越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阨以有吳哉今輸之粟

是長雠而養仇也不若勿與而攻之此先王之所以霸吳王曰吾聞之義不攻服仁者食饑服而攻之非義饑而不食非仁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之食三年吳饑請食于越越王攻之夫差為擒越絕書越請糴于吳申胥諫曰不可越之請糴也將以此卜君王不省而救之是越之福也今狐雉之戲也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蟲尚以詐相就而況人乎吳王曰句踐有急寡人與之其德章而未靡句踐其敢

反我乎申胥曰狼子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也夫鼠
忘壁壁不忘鼠今越不忘吳矣
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賜之屬
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
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左傳
國語吳王還自伐齊乃訊于申胥曰大夫老不自安
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
國今天降衷于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

鼓實式靈之敢告于大夫申胥釋劒而對曰昔吾先
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于大難今
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
乃違也夫不違亡之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
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于齊而以覺寤王心
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
亦有以棄之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令王
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

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懸吾目東門以見越之入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見也乃取尸盛鴟夷而投之江史記子胥仰天嘆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于先王若既得立欲分吴國半予我我顧不敢望也今若聽諛臣以殺長者越絶書太宰嚭之交逢同見吴王曰今日往見申胥申胥以被離坐而謀慙然類欲害王王殺之為

乎可王興兵伐齊申胥必諫王無聽而伐齊必大克
乃可圖之于是吳王伐齊請申胥謀對曰越在我猶
心腹有積聚欲釋齊以越為憂王不聽興師伐齊大
克還以申胥為不忠賜劍殺申胥髡被離申胥且死
曰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吳殺臣參桀
紂而顯吳邦之亡也越絶書吳王將殺子胥使逢同
徵之胥見逢同知為吳王來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
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

入吳也捐我深江則亦已矣王使捐于大江口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論衡夫差殺子胥煑之于鑊乃以鴟夷槖投之于江子胥恚恨驅水為濤以溺殺人吳越春秋畧同吳越春秋夫差帥羣臣出國東祀于胥江水濵曰昔不聽相國之言令遠投江海　今本無按此似子胥因投于江與諸說異又曰抉吾眼懸吾東門以觀越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王聞之大怒乃取員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

之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史記

越絕書由鍾窮隆山者古赤松子所取赤石脂也子胥死民思祭之

雜家有伍子胥八篇兵技巧十篇漢書

越絕書闔廬見子胥敢問船軍之備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令船軍之教比陵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重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突冒者當陵軍之衝車樓船者當陵軍之行樓車橋

船者當陵軍之輕足驃騎　北堂書鈔引今本無又越絕載子胥相氣取敵大數類風角書不具録

鱄設諸 要離附

鱄設諸 史記作專諸 堂邑人也伍負之亡楚而入吴也知鱄設諸之能

吴越春秋伍員亡楚如吴遇專諸于塗專諸方與人鬬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故專諸曰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

胥相其貌碓顙深目虎膺熊背戾于從難知其勇士陰結之欲以為用

員既見吳王僚知公子光將有內志乃進鱄設諸于公子光光既得鱄設諸善客待之史記

楚平王死王僚欲因楚喪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公子札聘于上國及楚師救潛吳師不能退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

吳越春秋專諸曰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王何好

光曰好味曰何味曰嗜魚之炙專諸乃去從太湖學

炙魚三月得其味

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

身也遂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門

階户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于門外執

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

疾入于堀室鱄設諸置劍于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

于胥遂弒王光以其子為卿左傳

吳越春秋要離者不知何邑人闔廬既殺王僚憂其子慶忌之在鄰國謀于伍員員曰臣之所厚其人者細人也願從于謀王曰敵有萬人之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員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人之力也王曰為何誰曰名要離臣嘗見辱壯士椒邱訢也王曰奈何曰椒邱訢者東海上人為齊使于吳過淮津欲飲馬津吏曰水有神害馬君可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

何神敢干使從者飲馬神果取馬馬沒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于友人之喪訢恃其勇辭不遜有陵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鬬也與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不旋踵與人戰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鬬亡馬失御又受眇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而猶徼色于我哉椒丘訢恚瞑往攻要離要離至舍誡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餘恨蔚恚瞑必來

慎無閉門至夜訢果往其門不閉堂不關室不守放髮僵臥訢乃手劒而捽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三子知之乎辱我于大家之衆一歸不關閉二臥不守御三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吾辱子于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拔劒捽頭乃敢大言三子有三不肖而威我豈不鄙哉于是椒邱訢投劒而歎曰吾之勇人莫敢眥占者離乃加吾之上臣聞要離若斯誠

以聞矣王曰願承宴而待焉員乃見要離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也臣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王有命敢不盡力王心非之良久不言要離進曰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之于江駟馬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取其妻子焚棄于市要離遂如衛

求見慶忌慶忌信之後三月揀士卒伐吳將渡江要離力微坐于上風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于水中乃加于膝上嘻勇士也乃敢加兵于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曰豈可一日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令還吳以旌其忠慶忌死要離渡江至江陵愍然不行曰殺妻子以事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子非義也貪生棄行非義也人有三惡何面目以視天下士遂投身于江未絕從者出之

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畧同　按吳有公子慶忌嘗驟諫夫差國人殺之蓋非王僚之子且闔閭謀弒時專諸曰王可殺也母老子弱是無要離殺慶忌之事矣太史公傳刺客而無要離有所見夫

論曰員志報楚欲假手句吳以復父讎于是進專諸而成吳亂不得以臣主律之也嗟夫當其亡也飲恨泣血夙夜西鄉决于一逞所甘心也適平卒昭立天去其疾

非其狠志奮迅誰能入之洎乎末塗口舌殺身精誠不難于動天地而不能悟近主匹夫不難于覆萬乘而坐困于讒賊悲哉吳之嚭猶楚之費也

洩庸　申叔儀

洩庸吳大夫也初楚為蔡使彊于江汝之間蔡不可請遷于吳夫差二年（哀二年）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説哭而遷墓蔡遂遷于州來申叔儀亦吳大夫也舊識魯公孫有山氏夫

差十四年（哀十三年）黄池之會也叔儀乞糧于有山氏曰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言服飾雖備獨無以繫酒雖在器寒賤之人但得視不得飲盛器也褐寒賤也明吳王不恤下也）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公言故為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也）左傳

叔孫輒　公山不狃（王犯附）

叔孫輒字子張公山不狃字子洩故皆魯人亡奔吳事夫差魯入邾因邾子邾請救于我我將伐魯王問于叔

孫輒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輒病之王問于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夫差九年哀八年吳伐魯不狃率故道險從武城

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滋濁也）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亦吳大夫嘗為武城宰魯澹臺子羽之父好焉故魯人懼及我盟而還（左傳）

王孫雄

王孫雄（史記作公孫雄）吳大夫也夫差會晉于黃池也越敗太子友襲吳吳晉爭長未成邊遽至（遽傳也）以越亂告王懼合大夫而謀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危

事不齒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㾊我（傍擊曰㾊）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民之畏死而欲富貴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

有遷我絶慮無遷言晉有轉遷我道遠無貳志也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于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挺寛也一日惕一日留惕疾留徐也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于江淮之間乃能至于吳王許諾昏戒令秣馬食士夜中服兵擐甲為帶甲三萬以

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王親秉桴就鳴鼓三軍皆譁釦以振旅（譁釦讙呼也）晉師大駭不出令董褐請事約吳去王稱公吳許諾乃會先吳既會越聞愈章乃命雄先與勇獲（大夫）帥徒師以為過賔于宋遂得至吳又七年越圍吳王使雄行成于越曰昔者上天降禍于吳得罪于會稽令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越王弗忍欲許之范蠡不可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

為虐不忌其不祥乎雄請反辭于王越遂滅吳國語

王孫苟　祓離

王孫苟吳大夫也為司馬吳再伐齊苟為左校敗齊師于艾陵吳越春秋

既退于黃池使苟告勞于周曰昔者楚人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吾先君闔廬不貰不忍被甲帶劒挺鈹搢鐸以與楚昭王毒逐于中原柏舉天舍其衷楚師敗績王去其國王謂昭王遂至于郢王總其百

執事韋昭注王謂闔廬賈逵注王往也告天子不宜稱王以奉其社稷之祭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于吳今齊侯任不鑒于楚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夫差不貫不忍被甲帶劍挺鈹搢鐸遵汶伐博蔞笠相望于艾陵天舍其衷齊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不稔于歲言伐齊之明年不至殺執而復出師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于商魯之間以徹于兄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于下執事王答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

余嘉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忘憂卹不唯下土之不康靖令伯父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伯父秉德已侈大哉國語

被離者亦吳大夫也晉伯嚭之奔吳也闔廬以為大夫與謀國事被離承宴問伍員曰何見而信嚭員曰吾之怨與嚭同被離曰君之言外也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吾觀嚭之為人鷹視虎步不可親也員不然其言及伯嚭

譖員于夫差夫差讓員員歸謂被離曰吾貫弓接矢于鄭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于斯前王聽吾計破楚見凌之讐欲報前王之恩故至此吾非自惜禍將及女被離曰未諫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亡乎員曰亡臣安往王聞之乃賜屬鏤之劍員死王謂被離嘗與員論寡人之短乃髡被離而刑之王孫苟聞之不朝王召問之苟曰臣恐耳王曰子以我殺子胥為重乎非聽宰嚭以殺子胥胥圖寡人也苟曰臣聞人君者必有敢諫之臣在上位

者必有敢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臣王悏然悔欲殺宰嚭荀曰不可殺嚭是二子胥也吳越春秋　吳越春秋作王孫駱而無王孫雄春秋與雄同又有公孫聖占夢事荒誕不經故不采入

孫武

孫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于吳王闔廬

吳越春秋孫子名武吳人也善為兵法辟隱深居伍胥知之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名孫子問

以兵法每陳一篇不知口之稱善

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可試以婦人乎對曰可于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武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武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婦人大笑武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

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武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武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于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于是武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

火猶可也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武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于是闔廬知武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武與有力焉史記

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漢書

越絕書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

論曰黃池之會火勢內熠墨色外見雄能消羣疑出䶊飑龍卷虵退匪智無以益匪勇無以濟語曰亂絲不可以手治斬之為貴也曁乎宰嚭內蝕雄無所明斬絲之

利將中縮乎孫子挾術為兵家之先然敵楚敵秦匪異人任而詘信異形借曰善戰非無敵也

吳諸公子傳　公子札

公子札是為季札王壽夢之少子也初封延陵曰延陵季子又封州來又曰延州來季子壽夢子四人札最少而賢壽夢欲立之史記

壽夢薨諸樊既除喪將立札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

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舍其室而耕乃舍之左傳

諸樊薨不立子而立弟餘祭欲以次及札史記

吴越春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札乃封札于延陵號曰延陵季子

越絶書毘陵故為延陵季子所居

餘祭四年襄二十九年使札聘于魯見叔孫豹說之謂豹曰

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

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

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

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嬰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聘于鄭見國僑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僑獻紵衣焉謂僑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苟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

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辨而不德（辨猶爭也）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猶在殯而可以樂乎孫林父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武韓起魏舒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羊舌肸將行謂肸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札未返闔弑餘祭弟餘昧即位餘眜十七年薨子僚即位王僚十二年（昭二十七年）使札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

諸侯夏四月公子光弒王僚自立是為闔廬札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左傳

公羊闔廬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簒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

札初適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嬴博之閒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于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禮也其合矣乎 檀弓記

韓詩外傳季子遊于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

君有反不反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季子請問姓字牧者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說苑季子遊于晉入其境曰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入晉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荒而不修雜增崇高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臣善伐而不上諫是以知其

國之亂也新序季子將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于晉反則徐君死于楚于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季子曰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偽心廉者不為也遂致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于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邱墓越絕書毘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故名延陵墟

夫差十一年（哀十年）楚公子結伐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結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左傳）

或謂壽夢于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葢九十餘其說大謬古者六十不與戎政季子年九十而且帥師以從力役乎且衛獻公之殺甯喜也公子鱄託于木門不鄉衛國而坐盟其妻子曰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

視夫殺其臣與弒君有間矣為季子者縱不能討亦當如公羊所云終身不入吳國安有越世而復為其子即戎以效唐且之游説哉此謂延州來季子者或是其子孫非公子札姑附識于此

公子蹶由 公子黨附

公子蹶由系未詳或羣公子也 按左傳昭五年楚子以馹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當是時所謂吳子者即夷昧也夷昧之弟非季札之兄即其弟也諸樊欲兄弟相傳使蹶由為季札兄弟昧卒當立及蹶由條不得立使為季札弟季札最少故曰季子季札不得又有弟或夷昧從弟耳

昧七年（昭五年）楚靈王以諸侯伐我我敗遂啟疆于鵲岸
靈王以馹至于羅汭餘昧使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
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
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
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
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
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
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

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于羅汭觀兵于坻箕之山無功而還以蹶由歸左傳韓非子作沮衛蹶融

公子黨亦犨公子諸樊時戰于庸浦亦為楚所獲見世家

公子掩餘　公子燭庸

公子掩餘公子燭庸並餘昧之子王僚母弟也王僚八年（昭二十三年）州來之役吳為三軍中軍從王闔廬帥右掩餘帥左敗楚師于雞父十二年（昭二十七年）吳伐楚使掩餘燭庸帥師圍潛闔廬曰此時也弗可失也遂弒王僚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闔廬三年（昭三十年）闔廬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掩餘燭庸奔楚楚昭王大封而定其徙使居養且城之取于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闔廬怒執鍾吾子滅徐（左傳）

太子諸樊　大子終纍　子山附

大子諸樊（案吳子遏號諸樊不容王僚之子復名諸樊恐誤然周俗嘗取祖號以為氏此以為名或循故事也）王僚之子也楚故大子建之母在郥召吳人而啟之王僚八年（昭二十三年）大子諸樊入郥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

大子終纍闔盧之子夫差之兄也闔盧十一年（定六年）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左傳　終纍蓋前闔盧死故夫差得嗣）又有子山者亦闔盧之子也

王子友 王子地 王孫彌庸 壽於姚附

大子友夫差之子也夫差十四年(哀十三年)夫差會晉黃池越句踐伐我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三子並吳大夫)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為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姑蔑越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友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句踐至王子地守復戰大敗我師獲大子

友王孫彌庸壽於姚遂入吳左傳

吳越春秋吳王復伐齊令于國中曰敢諫者死大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也乃懷丸持彈從後園來衣袷履濡王怪而問之大子以秋蜩螳蜋黃雀對語同國策莊辛文說苑作吳伐荊少孺子諫語亦同說苑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子亦知之乎孫伯曰吾何為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以不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袁氏之

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棄之夫亡者豈知其過哉

公子慶忌

公子慶忌亦犨公子也王僚之子亦曰慶忌 蓋緣此而誤詳後傳 夫差時驟諫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吳邑 遂適楚聞越將伐吳二十一年哀二十年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國人殺之左傳

論曰延州來季子賢公子也史遷引仲尼之言曰其仁

心慕義無窮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葢嘗深予之矣雖然有疑衷焉王壽夢知季子賢欲傳國季子諸樊餘祭兄弟相次欲以及之可謂善承父志矣季子終已不立何邪大伯仲雍逃之荆蠻季歷不讓重大命也詩人咏之曰因心則友則友其兄是未嘗以攘兄而擠之為疑也季子有間于季歷乎且王僚不義盍訓以讓闔廬為逆宜正厥罪力有不勝告諸天王懇之伯主可也而先後無聞焉抑又何邪間關歷聘籌事若素父母宗國詒

謀闕如將黜近而燭遠抑秦越睎之邪雖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父子兄弟簒弑攘奪者踵相接乃季子矯之雖違節有孫夫王季而曹臧之義良無後夫季子賢公子也蹶由執楚正言禦暴卑抗適中而無撓焉亦可尚也

吳叛臣傳　夫槩

夫槩者闔廬之弟也闔廬九年定四年吳伐楚與楚夾漢楚令尹囊瓦濟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三載囊瓦欲

奔冬十一月二師陳于柏舉夫槩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囊瓦之卒囊瓦之卒奔楚師亂我師大敗之囊瓦奔鄭我從楚師及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

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遂入郢以班處宫（以尊卑班次處楚之宫室）子山處令尹之宫（子山闔廬子）夫槩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入之明年秦救楚自稷會楚師大敗夫槩于沂（稷沂並楚地）秋九月夫槩歸自立為吴王與闔廬戰敗奔楚為堂谿氏（左傳）

吴嬖臣傳　伯嚭

伯嚭字子餘晉伯州犂之孫也楚殺郤宛伯氏之族出

伯嚭奔吴

吳越春秋闔廬問子胥曰州犂何罪曰伯州犂楚之
左尹號曰郤宛是以州犂郤宛為一人誤
為吳大宰以謀楚
越絶書嚭為人覽聞辯見目達耳通因其時自納于
吳言伐楚之利
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卒以破楚入郢及夫差
即位嚭最有寵夫差二年哀元年王敗越于夫椒入越越
使大夫種因飾美女八納之嚭嚭以行成伍員諫弗聽

卒及越平八年（哀七年）嚭從王會魯侯于鄫徵百牢于魯九年（哀八年）邾子無道使嚭討之囚諸樓臺十三年（哀十二年）王會魯侯于橐皐使嚭請尋盟（尋鄫盟）魯辭乃不尋盟又徵會于衛初衛殺吴行人且姚及會于鄖吴人藩衛侯之舍將執衛侯魯以束錦賂嚭（十端為束）嚭乃舍衛侯十四年（哀十三年）王會盟于黄池謂魯不共執子服何何説嚭嚭言于王曰無損于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何王欲伐宋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方黄池之會也越

入吳及歸越及我平及越滅吳嚭遂事句踐後魯哀公如越得大子適郢與大子相得也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肥懼使因嚭而納賂焉乃止左傳

越絶書越滅吳殺宰嚭逢同與其妻子吳越春秋越葬吳王于秦餘杭山卑猶宰嚭亦葬卑猶旁吳越春秋三臺者嚭妻子死所也史記因之皆誤

論曰脂韋挈楹緣柔善入貪人之常也若嚭者叛楚覆楚事吳亡吳怨既有酬德亦不報亡鳥顧舊林嚭實自

有肺腸哉大雅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傷哉伯宗而有是畜也

尚史卷六十三